

五號跑道



藝文
專欄

以琳之泉



你去過天國的運動場嗎？我去過，不過是被主耶穌拖去的，而且還是在求職第十九次碰壁的當天，祂無視於我脆弱的心靈在蕭瑟的寒風中顫抖，硬是把我拖去跑步，有這種朋友，我認了。

× × × ×

好啦，我招了，其實沒有「蕭瑟的寒風」，那天氣溫直逼三十五度，熱得連蟬兒都忙著擦汗，沒空發出唧唧聲了。當我打電話給某公司詢問有沒有職缺的時候，額頭和掌心都冒著汗。

「不好意思，我們已經招滿了。」

「我不當業務也沒關係，可以當端茶水的小妹。」

「不必了，我們有自動飲水機。」

「不然我可以掃地、倒垃圾——」

「我們掃地的阿嬤雖然八十歲了，打掃起來可是清潔溜溜，號稱連馬桶的水都可以舀起來喝，妳有辦法掃得那麼乾淨嗎？」

「呃，應該沒辦法。」

「那就抱歉了，我們沒有適合妳的工作。」

神給每個人的功課都不一樣，不必跟別人比較，
只要在祂分派給我的人生跑道上，努力跨出每一步就對了。

我大學畢業，正值青春年華，竟然輸給八十歲的老阿嬤，心靈是真的「在蕭瑟的寒風中顫抖」呀！

× × × ×

掛上電話，我像條破抹布一樣癱在床上，望著白茫茫的天花板發呆，主耶穌就在這時候走進來。

祂站在床邊說：「妳怎麼還賴在床上，晚一點不是有『想家』嗎？快起來梳妝打扮。」

「想家」是大專團契辦的活動，學弟妹邀請畢業的學長姐回團契小聚，大家一面吃著茶點，一面握手寒暄、交換名片。

我翻個身，背對主耶穌。「我寧可吞胃鏡，也不想回團契。」

「妳明明很想念以前的契友。」

「對，我想念他們，但還是不想去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我轉頭瞪主耶穌一眼，又把頭轉回去。
「我最討厭妳明知故問。」

畢業八年了，同一屆的契友各個事業有成，Amy結婚了，阿智去美國讀博士，大寶還當上負責人，當大家互遞名片的時候，我的名片上面只會寫著「張小珍，三十歲，沒工作、沒對象，畢業於你沒聽過的大學，連

打掃都輸給老阿嬤」，這種名片，我怎麼有臉遞出去？

主耶穌忽然拋出一句話：「走吧，我帶妳去天國的運動場跑步。」

我還沒來得及說不，祂就把我拖走了。

× × × ×

來到天國的運動場，橢圓形的操場上有好多人在運動，有人跳高，有人跳遠，有人在擲鉛球，也有幾個人在跑步。耶穌指著無人使用的跑道說：「妳就在五號跑道跑步。」

我說：「妳與其帶我來運動，不如快點幫我找工作，不然幫我找對象也好，我現在就像一包快過期的餅乾，急得要死。」

「別急，先跑步再說。」

耶穌丟下這句話就走了，我嘟起嘴，拖著不情願的雙腿走向五號跑道，而其他跑道上已經有四個人在跑步了。

一號跑道的人，頭戴方方正正的學士帽，身披寬大的畢業袍，袍子上繡著哈佛大學的校徽。

二號跑道是新娘子，穿著白色婚紗和三吋高的高跟鞋，人還沒跑到我身邊，就聽到高跟鞋扣扣作響。

三號跑道是西裝筆挺的上班族，手裡提

著黑色公事包，胸前的識別證印著「總經理」三個字。

我正想笑他們怎麼穿成這樣來跑步，第四位跑者就衝入我的視野，他肩上架著小提琴，一面跑，一面拉出悠揚的樂音，超厲害！

這四個人跑起來可快得很，咻的一聲就從我身邊掠過，至於我，腿突然變得好沉，好像腳踝繫了重錘似的，光是向前跨出一步就很費力，與其說是「跑」，不如說是把自己向前「拖」，才前進幾公尺就滿身大汗、兩腿發痠，很快就被那四個人遠遠甩在後頭，不管我再怎麼努力，還是落後他們一大截。

他們越跑越遠，然後繞到旁邊去，不一會兒就從我的視野消失。過了不久，又一個接著一個從後頭追上來，我又被甩在後面了，只能望著他們逐漸遠去的背影乾瞪眼。

最後，我雙腿痠到發抖，跪在地上喘氣，汗如雨下。我用拳頭槌著地面，可惡！為什麼跑得這麼慢？連跑步都跑不過人家，太遜了吧！要是我手上有一根鞭子，早就狠狠抽自己一頓了。

× × × ×

這時，耶穌走到我身邊，俯身問道：「小珍，妳在做什麼？」

我哭喪著臉說：「我已經盡力了，還是沒辦法趕上他們，我到底哪裡做不好？」

「五號跑道是肌力訓練的專用跑道，地心引力是地球的兩倍，妳等於是背著另一個自己在跑步，背著60.34公斤的重物當然跑不快。」

「難怪我的身體變得好重，這樣當然跑不贏他們嘛！」

「這不是在比賽。我安排妳在五號跑道，目的是要鍛鍊妳的肌肉，可沒要求妳跑贏任何人。」

我指著那四位跑者說：「為什麼我練得這麼辛苦，他們就可以那麼輕鬆？不公平！」

「我給每個人的功課都不一樣，那位哈佛畢業生在研究風阻最低的跑法，穿高跟鞋的新娘在練習平衡，總經理在練習呼吸的節奏，至於那個音樂才子，我要他寫出一首協奏曲，他只有在跑步的時候才有靈感，跑了操場十圈之後，終於譜出一個小節了。」

天哪，我不敢想像他要跑幾圈才能寫完一首曲子，看來跑得快的人不見得就輕鬆。

耶穌看著我說：「在天國的運動場，只有練習，沒有比賽；只有鍛鍊，沒有排名，如果妳一直看著別人，就沒辦法做好手邊的功課。」

耶穌有一個習慣讓我很受不了，祂講話既迂迴又隱晦，從不把旨意挑明了說，都要人絞盡腦汁去猜、去推敲、去揣摩，真的很累人。

我問：「說真的，祂到底要我學習什麼功課？」

祂微笑說：「這就留給妳自己去想。」

看吧！

× × × ×

Anyway，我後來還是回團契參加「想家」，除了熟面孔之外，還多了幾張生面孔，學弟妹要我們這些老人上台自我介紹，再勉勵幾句話。

輪到我的時候，我拿起麥克風，清清喉嚨說：「哈利路亞，大家好，我叫張小珍，目前單身，待業中，大家如果有好對象、好工作的話，要介紹給我哦！我現在正努力學習主耶穌給我的功課，至於那是什麼……，我還在想，可能是交託吧！或是學習等候！也說不定祂要我想清楚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麼……。不過有一點我很確定，那就是祂對我的人生是有規劃的，我不必跟別人比較，只要祂分派給我的人生跑道上，努力跨出每一步就對了，嗯，就這樣，彼此共勉。」

